

想用热爱再造一个 小提琴的黄金年代

“千禧一代”林瑞沣：告诉未来，什么是“纯粹”的热爱

决定去上海

五年级独立选择自己的人生

林瑞沣是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刚进幼儿园时，园里让孩子们选个兴趣小组，他选了小提琴，从此拉小提琴就成了他的日常，6岁他就开始了专业训练。“在我走这条专业路时，我觉得我父母对我唯一做的事，就是提醒我不能偷懒。”他说。也因此，他一路拉到五年级时，已经完全可以自己规划人生了，“那一年，我跟我父母说，我决定去上海，考上音附中。”

对一个12岁的少年来说，备考的日子是辛苦的。他每天需要

练琴10-12个小时，考上音附中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一切看起来都非常顺利：从上音附中免试直升了上音本科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这批同学只有他一个人免试，这让他颇为自豪。2021年，余隆邀请了5位青年音乐家加盟北京国际音乐节，并为他们特别设置了“我们生于2000”板块，林瑞沣就在其中。而刚刚闭幕的第三届上海艾萨克·斯特恩国际大赛，他轻松晋级决赛6强，如果不是疫情，他有望创造中国选手在这个大赛中的最好成绩。



“我有点社恐。”接受《Z世代文化报告》专访前，刚从健身房冲过来的林瑞沣和记者打了个招呼——用“社恐”来标签自己，是不少00后乐此不疲的游戏，即使是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小提琴家，也不例外。随后的访谈进展得非常顺利，“千禧一代”的林瑞沣，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相当坚定的期待：他希望自己这代人能够再造一个小提琴的黄金时代，更希望能告诉未来，什么是“非常纯粹”的热爱。

青年记者 陈宏



林瑞沣演奏小提琴。

青年记者 常鑫 摄

再造黄金年代

想给未来的时代带去纯粹感

林瑞沣爱看电影，尤其偏爱艺术电影。看电影时，他会犯职业病，会去研究电影配乐，“我记得有一部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导演的电影，他全片都使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提琴家的一个演奏，我听完之后马上就去找唱片了，我想要收集一下。”

他的同龄人在收藏奥特曼，他在收藏老唱片——他的房间里，现在已经有了三四百张唱片。“我们小提琴有一个Golden Age（黄金年代），艾萨克·斯特恩大师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，”他说，“我在学习一首作品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搜集他们各位大师不同版本的唱片去听，其实，现在来看，他们的演奏并非100%正确，但很多时候我都会听得非常激动和感动，因为其中的情感。”

年轻人总喜欢展望未来，林瑞沣们也总会成长为小提琴领域的中流砥柱。

很多乐迷都期待，他们这些技艺高超、拥有丰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年轻一代，也能再造一个小提琴的黄金年代。

“我觉得再造黄金年代的前提是，我们得以一个非常谦虚的姿态回到过去，去回溯他们那些大师的演奏，从中提炼出一些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，或者说我们可以以自己个人的情感风格去升华的一些东西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传递。”他说，“如果我以后成为一个独奏家，我觉得我唯一可以承诺给这个时代，或者说给未来的人们所带去的，就是一种非常热烈的纯粹感——就是我真的因为喜欢才会去演奏小提琴，我真的是因为喜欢才会去付出。我也衷心地希望所有站在舞台上的人，他是真的抱着一种热爱去演奏的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



林瑞沣在舞台。

青年记者 常鑫 摄

我们，很勇敢

用“要生存”的心态上舞台

林瑞沣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，做一名小提琴独奏家，他为此有着独奏家的自律。但因为年轻，林瑞沣也有着年轻人的迷茫，他说不清楚，未来自己是否能如愿走上这条路，“真的非常难走，它需要很多个因素，最基本的是能力，但还需要机遇。”他现在小有名气，邀请他演出的机构并不太少，他总是尽量答应，“就是为了给自己多锻炼的机会，只有不断在小的舞台试错，才能在重要舞台上不出错。”

但在不少人看来，林瑞沣几

乎是专门为独奏而生的。私下场合，他略显内敛，但在舞台上，他就会很容易兴奋，“其实是紧张，但这种紧张不会导致我退缩，高压下我会更加兴奋和激动——我一直觉得，在台上拉独奏，需要有一个‘我要生存’的信念，因为只要你稍微退缩一点点，效果就会差很多，别人可以一下子从你的音乐演奏中感受出来。可能就需要你做一些比较冒险的尝试，也许才会迸发出一个火花来。”

基于这样的心态，他总喜欢

在重要场合向自己挑战——作为00后，他有着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和热血。“就像这次斯特恩比赛，自选曲目我选了维尼亚夫斯基的《升f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，作品14》，这并不是常见曲目，一般人也不会去决赛中会选择它。从技术角度来说，它非常难，我想挑战一下，但我不只是单纯的炫技，我希望别人能从炫技里听出我的个人想法，我的风格。”

他觉得，这是00后共有的特征：“我们，很勇敢。”

13年长演不衰的秘诀是什么？

《四世同堂》凭借真实博得好口碑

青年记者 冷梅

本报讯 灯光暗下，大幕重启。8月29日晚，随着说书人、著名演员刘金山的开场念白响起，三言两语间，老舍笔下浓郁的北京味道，在舞台上层叠而起。话剧《四世同堂》也在上海文化广场结束了本轮演出。

从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，再到2022年3月，经过了三次延期与漫长等待，这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，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、著名导演田沁鑫执导的话剧《四世同堂》，在各方坚

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来到了上海，在时隔整整一年后，与上海观众重逢。

一部戏剧作品能在舞台上长演13年，且每每众望所归，实不多见。而对于上海观众来说，《四世同堂》每次来上海，几乎都到了一票难求的程度，也是对这部戏剧作品的“褒奖”。

在本剧中，导演田沁鑫采用“新现实主义”手法，从煌煌85万字的原著小说浓缩成3万精华之言变成戏剧作品，几乎复原了半个多世纪前老舍先生笔下的北平西城“小羊圈”胡同，将祁家、

冠家、钱家三户人家的院内、室内和胡同风情巧妙地呈现在舞台上，立体化还原民国北京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。

《四世同堂》从现代舞美设计理念出发，融合多媒体技术及写实结合的方式，将有限的舞台划分为近景、中景、远景和左中右三户人家的生活场景，通过灵活多变的布景设计，呈现出异常生动的老北平胡同人家的生活面貌。结合灯光效果，让整个胡同仿佛变成了一幅可以翻阅的版画，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舞台之上。



话剧《四世同堂》。

受访者供图